

21 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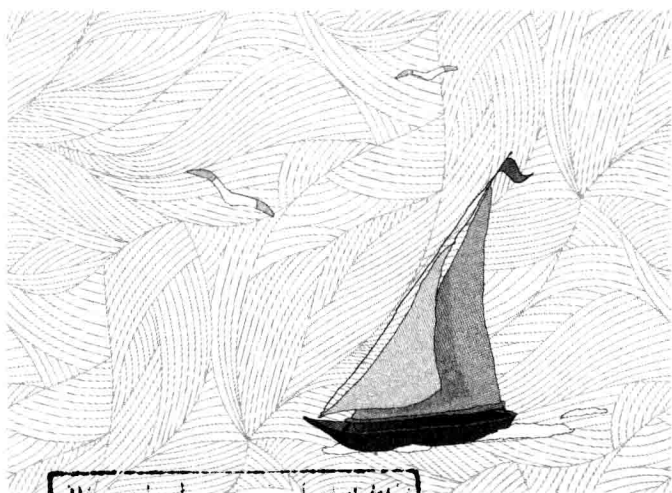
像鸟儿一样 飞翔

周齐林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21 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像鸟儿一样 飞翔

周齐林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鸟儿一样飞翔 / 周齐林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11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ISBN 978-7-5468-0405-7

I. ①像… II. ①周…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1361号

像鸟儿一样飞翔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周齐林 著

策 划: 张海君

责任编辑: 张慧梓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zhc.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405-7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言

在通往云庄的路上

文 / 秦俑

初识周齐林，是在小小说作家网举办的“2008 全国小小说新秀选拔赛”上，记得当时他使用了一个别致的网名——老鬼 1984。名字虽是代称，细细琢磨却别有意味：“1984”旗帜鲜明地打上“80 后”标签，昭示的是朝气蓬勃与个性张扬；而匹配“老鬼”一词，则多少发生出一种冲突、矛盾、纠结的神秘感。不过，在读过他的参赛作品《云庄往事》《一片森林》《属于我的那片墓地》之后，我发现，“老鬼 1984”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一个小小说世界的新鲜闯入者的少年老成。在那届新秀赛中，他以稳定的发挥、老练的文风、娴熟的叙述、根植于文字内里的沧桑，一路过关斩将，从上千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但也正是他作品内容呈现出的年轻作者少有的灰暗格调以及他所擅长的与小小说文体不太相称的细密绵长的叙述方式，最终让他在 30 进 20 的赛事中惜败。

周齐林是通过新秀赛与我建立联系的众多年轻作者中比较独特的一个。年轻作者在创作上有诸多优势，如脑子活，写得快，喜欢思考，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能力比较强。但我发现他们大抵有一个通病，就是收不下心，沉不住气，往往热衷一段，或心有旁属，或半途而废，令人倍感惋惜。周齐林不同，他对文学的信仰和对艺术的坚守令人刮目相看，正如他自己所讲，写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间隔一段时间不写，心里会不舒服。正是这种朴素的坚持，让我们有机会阅读到一个与其他同龄作者迥然不同的周齐林。自 2008 年以来，他共创作小小说百余篇，同时创作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陆续在《作品》《当代小说》《山东文学》等国内纯文学刊物





发表文字逾百万字。特别是近几年来，他在小小说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原创阵地《百花园》上累计发表作品数十篇，遥遥领先于其他知名作家，其中《最后的温暖》还荣获了当年度的优秀原创作品奖……

据我了解，周齐林为人低调，但其小小说创作却暗藏着一份蠢蠢欲动的“野心”。我阅读过他大部分的小小说，大多以“云庄”为背景，或者以走向城市的“云庄人”为主人公，且常常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我”——一个儿童（或少年）的眼睛，去透视那个光怪陆离的乡土世界。他这种有意无意地努力，实际上已经在无形中构建起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村庄。这个村庄，或许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江西乡下的一个缩影一种映射，也或许是他凭空臆想出来的当代乡村的一抹幻影一种图景。通过阅读他的“云庄往事”系列，我隐隐若若感觉到，“云庄”就像一种图腾，与它的创造者的心灵成长有着千丝万缕不可言说的关联。不管是贫穷、灰暗、躁动的云庄，还是云庄中孤独、躁动、不安的老人，甚至包括那些文字内外流淌的忧伤、恐惧、失落等情绪，都是作者以文字的形式，在凭吊自己过往的心灵之路。于是乎，我们所能看到的云庄的人、物、事，都带有象征色彩或者暗喻指向，凸现出作者对生与死、现在与将来、人生价值与意义等终极关怀问题的思考。长期以来，小小说创作对人类精神空间的探究，“现实”有余，“终极”不足，这可能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的功利化倾向有关，也可能与小小说文体倡导的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特点有关。所以，周齐林算得上是当下小小说创作领域的一个另类，与很多刊物一贯提倡的主流小小说在风格上有些格格不入，但从长远的文体发展来说，他这种让小小说回归文学本身的探索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

在周齐林的“云庄往事”系列小小说中，我个人比较喜欢以“死亡”为母题的一组作品。《记忆》中对突然而至的死亡的深深恐惧，《时光书》里儿子因母亲逝世而产生的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审视，《一片森林》中透出的对存在与死亡的哲学思考，还有《最后的温暖》洋溢于生命尽头的浅淡的亲情之暖，等等十余篇，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书写对死亡的体验。这些对死亡的细腻描述，让我想到了中国的废名、余华和史铁生，想到了国外的川端康成、海明威和卡夫卡。史铁生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都不会错过的事。”（《我与地坛》）这是一个“职业生病、业余写作”，历尽沧桑，将世事看透的“过来人”对死亡的感怀。而周齐林作为一个年轻的80后作者，他的死亡叙事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审美和生命关怀，常常让我心生疑惑。我曾私下里与他交流，

问他的作品中这种对生命的极端拷问，是否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不出所料给了我一个否定的答案。艺术无疑是源于生活的，这里所说的生活，不仅指日常的所见所闻，也应包括深层的内心体验。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生活阅历不一定十分复杂，但其内心一定是一座无法估量的矿藏。也许，我们永远也看不透，在周齐林平凡的面孔下面，隐藏着一颗多么丰富的心，就像我们一样看不透他小小说创作的未来。当然，未来与死亡并非一致，死亡是一种必然的未来，但未来的通往终点的道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丈量。

秦俑，湖南涟源人，现为郑州百花园杂志社副总编兼《小小说选刊》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小小说集《纪念日》《被风吹走的夏天》，主编有《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小小说精选》等。

一个人的村庄

文 / 徐威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周齐林笔下的村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村庄空荡、凄清，笼罩着一种浓郁的死亡气息，读后让人感觉寒气逼人。《被掏空的村庄》《一片森林》《云庄往事》《太阳照在墓地上》《最后的温暖》《打瞌睡的女人》《时光书》无一不是如此。

周齐林热衷于描绘他的村庄，热衷于向世人展示他内心深处对村庄和死亡的深刻体会。自然，他也免不了一次又一次地揭开心中最沉痛的世界。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对死亡的又一次阐释。周齐林1984出生于江西吉安，年纪并不算大，然而，他对死亡的感触却令人感觉惊奇。周齐林在其散文《疼痛村庄》中这样写道：“当十五岁的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未来的终极命运时，这无疑意味着个体生命的觉醒风暴已经降临。”

对死亡的恐慌，对死亡的焦虑，让他的作品具备了一种深沉的悲凉。这与他对死亡的深度思索是分不开的。“过早地思考死亡，容易陷入虚空，我想十五岁之后自己脸上挂着的那抹的忧伤应该与这样的思考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周齐林《疼痛村庄》）





叙事：长句、场景及诗一般的语言

周齐林的作品中，通篇弥漫着一种忧伤。这种忧伤浓郁地近乎实体，这与周齐林的小说叙述语言和他的写作母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看着黄昏时分的最后一缕光线瑟缩着步子从这栋楼晃到那栋楼，影子逐渐缩短，缓缓着，最后吞噬在一片黑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太阳照在墓地上》）——这样的语言让人痴迷。周齐林的叙事语言是一种极具个人风格的小说语言。他喜欢在他的作品中使用长句，长句的修辞效果让他的作品表意严密、精确、细致，语意贯通，信息含量大，且给人深沉厚重之感。这与他的死亡这一写作母题相互映衬，取得的效果更为明显。

而在他的叙事当中，丰富的比喻又避免了长句给人的厌烦之感，如同诗歌一般语言让人感觉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且看这句：“夕阳的最后一抹光线透过窗的缝隙照在祖父那张斑驳的脸上，我仿佛看见父亲操着熟练的小刀一刀一刀地刻在光滑的木头上，划出一道道沟壑纵横的痕迹”（《云庄往事》）。诗一样的语言，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诸如此类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周齐林还热衷于在小说中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描写来营造富于个性的小说氛围，让读者快速进入作品中的小世界。同时，他又精于雕琢人物内心的思想变化，这使得他的小小说显得饱满有力，有骨有肉。周齐林的小说叙事有着其独特的个性，《百花园》杂志社秦俑主编对他的小说叙事有着这样的评价：“这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小说的文学叙事。”

村庄：唯一的、日渐沧桑的故乡

周齐林呈现给读者的村庄，似乎总是笼罩一片荒凉的天空之下，空荡而冷清。这其实是对现如今中国农村的现状的一张手绘图。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农民成批成批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黄土地走向灯火辉煌的都市，使得村庄霎时间空荡了下来。留守村庄的，只有年迈无力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村庄的生气似乎一下子就被抽了个精光。这就是如今的中国农村。而周齐林显然抓住了这一社会现象，并对此进行了自己的思索。

周齐林出生农村，之后又走出农村，现如今再回头看他的村庄时，显得有了一种更为深邃的感悟——“当我渐知生命的疼痛，我却已逐渐远离村庄远离故乡。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城市里漂泊四五年之后回到故乡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村庄，我发现一切已经变得那么遥远，即使是每年年底我会短暂地在家里作一个停留。我再也难以走进故乡，就像自己人在他乡多年，却终究无法走进城市一样。”（周齐林《疼痛村庄》）

这种感悟让他更痴迷地进行对村庄的叙述。在《被掏空的村庄》中，这种感悟的倾诉显得尤为明显。《被掏空的村庄》一文，截取了村庄中三个人的言行及心中所思，把村中的“空荡”表现地入木三分。唱歌的女人身体孱弱，她的孤独让人心生痛楚。她想找小兰聊聊天，却扑了个空，浑然不知她最后的朋友也已经在昨夜收拾起行囊，悄悄走进了城市；捡破烂的老人这一天照旧工作，所获不多，一天下来只得了六块钱，当孙子告诉他外出打工的爸爸寄了六百块钱回来了，满脸疲惫的老人只是哦了一声；而作为一个看客的聋子，叙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在内容上对前面二人的行为进行了补充。在小说的结尾，聋子竟然感觉自己的耳朵好了许多，能听到一些细微的声音。这种变化，把对村庄的空荡推向了极致。

死亡：向死而生的人生意义

周齐林的作品，让人读之不能忘的，除了日渐衰老、日渐空荡的村庄，还有那无处不在的死亡气息。可以这么说，死亡已经成为了他的写作母题。在他与村庄相关的作品中，似乎没有哪一篇能脱离死亡的笼罩。而把那种死亡气息渲染地最为浓郁的，应该是《一片森林》《云庄往事》《太阳照在墓地上》《最后的温暖》《时光书》等几篇作品。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施津菊在其论文《论当代文学的死亡叙事》中这样说道：“承载死亡是人的内在痛苦和深层恐惧，直面并坦然地接受它并深刻而又独特地表达对此的体验，至今仍是人的精神力量的表现之一”。周齐林第一次开始思考死亡这一终极问题，是在他十五岁那一年。而从那时候开始，他的思索就没有停止过。而今，当他把这些年思考的内容以小说的形式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其作品的分量无形之中增添了许多。

何为生？何为死？死后我们走向哪里？这些对死亡的恐慌，对死亡的焦虑，对死亡的终极思索，最后上升到一种哲学式的追问。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在《为小说申辩——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人不知死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才会否定生命的根本意义。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亢奋的虚无主义者……小说之所以反抗虚无，就是因为它在死亡在场的情况下检视和求证人生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人如何选择、行动、死亡而依然自有其意思，人如何向死而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齐林的小小说获得了这种可贵的价值，且这种价值之大超乎了我们的意料。面对死亡，我们除了坦然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我们更应该从对“死”的追问中思索我们的“生”。显然，“生”是一个比“死”



更为巨大、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周齐林的作品呈现了这一点。

《太阳照在墓地上》单纯地叙述了“我”这么一个小屁孩与村中一群无所事事的老人的一些生活片段，由生到死，其厚重感让人读后忍不住开始思索我们的人生。《云庄往事》顺着祖父反复对“谁是村子里最老的人”这一问题的追问，写了村庄里不断死去的人们，直到祖父也死去，“我”才发现“我”手中为了调查谁是村里最老的人而做的一本小本本，竟然成了村里人的生死簿！

《一片森林》中，每一个人都对应着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死后就砍了做棺材，读起来让人有胆战心惊之感；《时光书》中，村民面对李四母亲的死亡的淡然，对死亡进行了另一种阐释；《最后的温暖》中祖父病重之时大伯的陪护则给人以一种别样的令人心酸的温暖。

周齐林曾坦言，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史铁生的影响。尤其是《我与地坛》之中的那句话：“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都不会错过的事”，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影响，也很大程度让他开始思索死亡这件事情。而在笔法上，他应该是更多地受到了余华的先锋写法。

在写作的题材上，他热衷于对村庄的描写，热衷于展露其对生命、死亡、亲情的感悟，这使得他的作品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有了更沉重的思想内涵。我们期待着他在小小说的创作上有着更高的发展。

祝福周齐林，愿你在通往云庄的路上，找到一个真正的自己。

徐威，1991年2月生，江西龙南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中国2010年网络十佳诗人”“90后十佳诗人”等荣誉，2011年参加《中国诗歌》首届“新发现”诗歌夏令营。作品散见《中国诗歌》《诗选刊》《小小说选刊》《作品》等纯文学杂志，现为广西师范学院文艺学在读研究生。

目 录

第一辑：云庄往事

云庄往事	2
一片森林	5
太阳照在墓地上	8
暗 夜	11
打瞌睡的女人	14
消失在远方	17
突 围	20
被淘空的村庄	23
练习死亡	26
最后的温暖	29
看不见的事物	32
记 忆	35
时光书	37
被石头砸死的蚂蚁	40
秋 水	43
乡村人物五题	46
童年三题	54
望 水	62
像一条狗一样活着	64
老 屋	66
破碎的声音	69





第二辑：城市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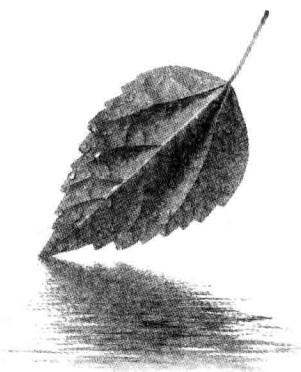
发现	72
呐喊	75
逃	78
像鸟儿一样飞翔	81
风景	84
理发	87
痒	90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93
被风吹走的夏天	96

第三辑：人生百味

手痒	100
耳鸣	102
画莲	104
老人与海	106
噎屁	109
狗事	111
短信风波	113
喝酒	115
当铺	117

第四辑：人在旅途

应聘乞丐	120
如果·爱	122
尴尬	124
十年	127
我的模范夫妻生活	130
暗伤	133
孟菲菲要结婚了	136
病榻上的短信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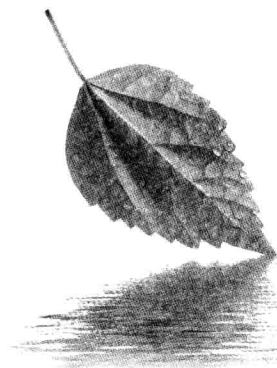
爱 殇	141
岸上的鱼	144

第五辑：亲情如水

母亲的凉粉	148
父亲带我远行	150
夜苍茫	152
大海	155
铁 人	158
属于我的那片墓地	161
奔跑的父亲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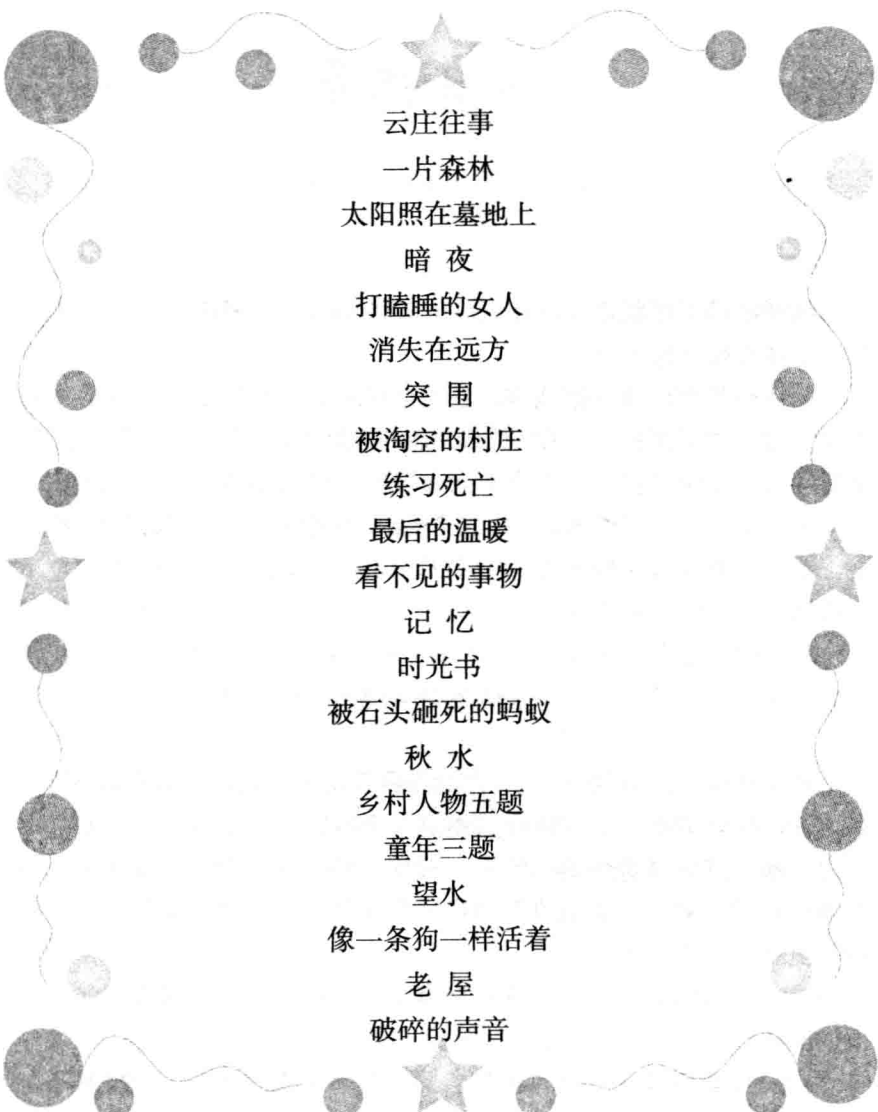
第六辑：乡土百态

捕食者说	168
凶 手	171
看不见的河流	174
寡妇桂花	177
回 家	180
仇 恨	183
挽救一只猫	186
酸凉粉	188
母鸡生活	191



第一辑

云庄往事



云庄往事
一片森林
太阳照在墓地上
暗 夜
打瞌睡的女人
消失在远方
突 围
被淘空的村庄
练习死亡
最后的温暖
看不见的事物
记 忆
时光书
被石头砸死的蚂蚁
秋 水
乡村人物五题
童年三题
望水
像一条狗一样活着
老 屋
破碎的声音



云庄往事

我开始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云庄的各个角落，庄里的人一脸疑惑地望着我，不知道我究竟要干什么。

云庄只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我在这里跟着爹娘住了二十多年，却始终不知道这里住了多少人。在一个红霞满天的黄昏，当祖父咳嗽着拄着拐杖从那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走出来问我现在庄里最老的那个人是谁时，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夕阳的最后一抹光线透过窗的缝隙照在祖父那张斑驳的脸上，我仿佛看见父亲操着熟练的小刀一刀一刀地刻在光滑的木头上，划出一道道沟壑纵横的痕迹。

我心底疑惑着，祖父这是怎么了。娘一直说祖父早就患了老年痴呆症，叫我少搭理他。只是父亲一直认为祖父脑子比往年更加清醒。祖父不加辩说，沉默不已。

祖父死死地盯着我说，儿，你能告诉我现在云庄最老的人是谁吗？“我是这儿，是你的孙子。”我有点相信母亲的话了。幽暗的屋子里，我看了祖父一眼，然后飞快地跑出屋去。转身，祖父苍茫的眼神落进我眼底。接下来的日子，祖父一碰见我就问我这个问题。祖父始终没有去问爹和娘，他是把我当成他的儿子了。

在一个落雨的深夜，当我梦见祖父掐着我的脖子大喊着那个一直困惑他的问题时，我最终决定帮祖父解决这个问题。

次日顶着烈日，我匆匆往几十里之外的乡政府跑去，一路的风尘扬起来模糊了我的脸，而我的心却愈加澄澈起来。我想我一回来，就能给祖父一个满意的答案。

几个小时后，当我满脸兴奋地告诉祖父现在云庄最老的那个人是村尾的老王时，祖父却一脸凄然地望着我说，老王去年就死了。去年就死了？我一低头，忽然想起去年自己爬火车跨越云庄而后漂向城市的事。当我带着满身的汗水再次跑进乡政府的大门，适才接待我的那个女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你到底烦不烦，这些资料都是五年前的，早过时了。

我茫然地望着天，而后一脸沮丧地往回走，天上的太阳照在我身上，不时变幻着我的影子，时长时短。

祖父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看着我一脸颓丧的模样，张了张嘴，便踩着高低不平地脚步进屋了。

次日我便马不停蹄地穿梭在云庄的大街小巷，谎称自己是乡里新派来普查人口的。村头的老张一听，疑惑地打量了我一眼，然后从落满灰尘的柜子底层翻出半新半旧的户口本递给我。接过小本本，我在纸上迅速写下几个蹩脚的字。望着这些陌生的名字，一张张熟悉的脸开始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竟有些不知所措。

拿着抄着名字的本本走在云庄满是灰尘的黄泥路上，无聊时我就跟那些名字玩。我粗糙的小指头一指在一个陌生的名字上，眼前便出现一张活灵活现的脸，时而朝我微笑时而朝我哭泣。说到底，巴掌大的云庄，那些人那些事，我大都见过并经历过。只是有些脸逐渐模糊。

我想为了这次能给祖父一个圆满的答案，得确保出现在小本本上的人都是活着的。当我走进小红家时竟发现自己双腿有点颤抖，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曾经暗恋多年并在一个深夜忍耐不住内心的饥饿非礼过的小红，而今依然满是喜欢。正抱着小孩的小红一脸冷淡地把户口本扔给我。抄写的过程中，小红的家人陆续回来了。一股诱人的菜香窜进我鼻子深处。

望着小红一脸的冷淡，我想我得赶紧走了。“上面的人，都还活着吧？”我支吾着还是问了句。小红随手把一旁的凳子朝我扔了过来，一脸愤怒。你瞎了是不是？小红丈夫紧握着拳头，一脸哀伤地望着弄堂上摆着的牌位一眼。我忐忑地跑出来，小红的那句“挨千刀的，你这是往我心上撒盐啊！”还是追上来深深地扎在我心上。

小红的母亲是在前年的那个冬天被抬上山头的，那个我远离云庄闯荡城市年头，没想到成了云庄的本命年。

一个星期后，当我满脸汗水，紧握着厚厚的落满风尘的本子一脸严肃地告诉祖父云庄最老的人是老屠夫李大爷时，祖父终于露出了浅浅的笑容。我始终不知道祖父笑容背后藏着什么深意。





一个星期后，当年余 90 的老屠夫蹬腿而去的消息传到祖父耳里时，祖父又拄着拐杖一脸急切地跑来问我现在云庄最老的人是谁，祖父急切的眼神指引着我快速地找出了他要的答案。“是凤娇嫂，以前骂我家骂得最厉害的那个。”我解释着说。祖父微微点了点头，便出去了，拐杖落在地上发出沉沉的声音，仿佛一个人的叹息。

晚上，辗转难眠，抱着本子，一遍遍地翻看完，我禁不住颤抖起来。祖父是云庄第三个最老的人。一个星期的奔波，得出了这样一个答案。想着祖父那张幽深的脸，我忽然若有所悟。

那几张薄薄的纸在深夜月光的映照下，忽然变得沉重无比起来。

年底凤娇嫂逝世时，祖父没有急切地问我。望着祖父，我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祖父依然缓缓地拄着那根拐杖在门探望着。只是，祖父偶尔会和我说话，聊聊庄里发生的事情。祖父拐杖落地的声音为何变得从容均匀起来，我抓破了脑子，始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祖父拄着拐杖缓缓翻过一个年槛，而这年一个雪花飘飞的夜晚，祖父却悄无声息地走了。

戴孝，下葬。

我跪在祖父的墓地上，擦起一根火柴，把那个小本本点燃成灰。在灰烬里，我始终无法挥去爹和娘以及自己在那个小小本本上的位置。

我不知道，那几张我花了一个星期弄出的小小本本竟成了整个云庄的生死簿。

一片森林

揉着惺忪的睡眼，双脚踩在清晨的云雾里，我缓缓朝庄的那边走去。父亲就在我不久的地方，我听见他的脚步落在青石上发出的声音。

天微亮，父亲就把我叫醒了。父亲总是把一切准备妥当后才叫醒我，而后他蹲在门槛上，卷好一根烟，缓缓地抽起来。我捧着毛巾擦一把脸，就回头望父亲一眼。父亲指尖的那丁点星火在薄夜的映衬下显得光亮起来，而他的身影却淹没在无际的黑暗里。父亲每每抽完烟，响亮地朝我吆喝一声，我们就出发了。

路蜿蜒着伸向远方，白天在半空中漂浮着的灰尘此刻安静地匍匐在路面上，仿佛沉睡未醒的云庄。

太阳探出半个头时，父亲和我来到了山之巅。父亲把斧头锯子放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而后从袋子里掏出一葫酒来，拿给我两个馒头，自己仰起脖子咕噜着喝了一大口。父亲每次提起斧头前，总要喝一葫米酒，那是母亲还在时酿就的。母亲走了，留下的是那二十多坛她亲手酿造的米酒。父亲沉默着喝酒的那会儿，我就啃着馒头站在高高的山头上，眺望模糊而遥远的云庄。

父亲的一声吆喝，悠悠地回荡在整个山间。山风呼呼，像一群幽灵在坟地里打着转儿，此消彼长，如泣如诉。在一声喀嚓的倒塌声中，父亲眼前那棵站了许多年的树终于躺下。父亲扔下斧头，躺在地上，长长地舒了口气，额上满是汗水。

我跟着父亲，把落了满地的深绿拢在一起，而后抱着把它们洒在不远处那个不起眼的坟墓上。光秃秃的坟墓转眼之间便淹没在一片春色里，在

